
内 容 提 要

内 容 提 要

对表象思维进行系统性研究的论著并不多见，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很多分歧和模糊点。鉴于此，本文尝试对表象思维进行一次初步性的研究。全文共分六部分：

第一部分，揭示表象、表象思维的含义。

第二部分，论述表象思维的运行规律、运行过程和运行机制。表象思维是在相似律、相邻律、互渗律支配下，经过分类、联想、想象等过程，把知觉材料加工成类化表象，并使运行的结果趋于组织化和有序化。

第三部分，从发生学角度，探讨表象思维与动作思维、抽象思维的区别和联系，以明晰表象思维的特点。

第四部分，对表象思维的种系发生、发展进行考察，主要研究表象思维在原始工具、原始宗教和原始艺术中的种种体现，以求进一步明确表象思维是如何运行的。

第五部分，根据思维重演律，对个体儿童表象思维的运行及体现作出说明，以深化我们对表象思维的认识。

第六部分，结语。

关键词：表象 表象思维

目 录

前 言

一、表象、表象思维的含义	1
二、表象思维的运行规律、运行过程、运行机制	3
(一) 运行规律：相似律、相邻律、互渗律	3
(二) 运行过程：分类、联想、想象	5
(三) 运行机制	7
三、表象思维与动作思维、抽象思维的区别和联系	12
(一) 三者区别	12
(二) 三者联系	13
四、表象思维的种系发生	14
五、表象思维的个体发生	27
六、结语	39
参考文献	40
后记	44

前言

对很多人来说,“表象思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即使是一些专门研究思维的学说,大多提到的也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而且多数学者把表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等同起来,通查国内的认识论、思维科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发现把“表象思维”作为一个独立课题来研究的非常之少。“表象思维”偶尔出现于这些领域,也是作为附属问题,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认识。

“表象”的研究,倒是不少。哲学史上、思维科学、心理学等多有论述。从翻译过来的一些论著来看:五六十年代,国际上的“表象”研究更是大放异彩,一些心理学上的实验证实了“表象”的存在。但在那些研究“表象”的论著中,也很少有深入论述表象思维的。

研究“表象思维”且较有影响的是瑞士的皮亚杰。他在关于儿童心理学、发生认识论的研究中阐明,儿童智慧发展的第二阶段(2~7岁),即“前运算阶段”以表象思维为主。但他本人较注重认识的动作发生和抽象思维研究,对表象思维的含义、运行等系列问题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国内学者中,夏甄陶的《认识发生论》一书对“表象思维”有过论述,他是从种系和个体发生的特定阶段来谈这个问题,对“表象思维”的特点、运行过程、运行机制等问题说得也不多。朱智贤在其《思维发展心理学》一书中,谈有关“表象思维”的问题时,也称之为具体形象思维,还有些学者不赞成用“表象思维”这个提法,这是缘于对“表象思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所以,本文所探讨的“表象思维”,在今天多被称为“形象思维”。其实二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因这种比较涉及问题较多,难度较大,本文不做探讨。在行文上,本文严格用“表象思维”这种提法,以别于形象思维。

本文尝试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基础,并结合当今认识论、思维科学、心理学、考古学等成果,来探究表象思维的发生、发展、运行和特点,以澄清表象思维的内涵。

一、表象、表象思维的含义

（一）表象的含义

国内哲学教科书多把“表象”归为感性认识的第三种形式，即表象是知觉过的东西消失后，在头脑中留下的印象。孟昭兰则认为，“表象是客观对象不在主体面前呈现时，在观念中所保持的客观对象的形象和客观对象在观念中复现的过程。”¹

本文对“表象”的理解和运用同意孟昭兰先生的观点。需要补充的是，表象不是客观对象的完全摹写，而只能说是一种观念上的类似物。因为主体在接受客体刺激时，他的立场、背景知识、经验，情感等，都参与了对客体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积极能动的，留下的印象当然也不会百分之百与原型一致，只能说是近似。

（二）表象思维的含义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思维也不例外。但今人谈及思维，多指成熟阶段的抽象思维（或概念思维），显然忽视了此前思维的发展过程和阶段。

从发生学角度，以思维运行凭借物的不同，思维依次可分为：动作思维、表象思维、抽象思维。

表象思维是指以表象为主要凭借物的思维操作。具体来说，就是指在不直接依赖客观对象的条件下，主体对头脑中的表象进行回忆、分类、联想、想象、等多种思维加工过程。

¹ 孟昭兰《普通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319页。

二、表象思维的运行规律、运行过程、运行机制

（一）表象思维的运行规律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表象思维的运行缺乏严密逻辑结构，但并不意味着它没有自身的运行逻辑，它也有自己运行所必然要遵循的规律。表象思维的运行遵循相似律、相邻律和互渗律。

第一，相似律。指以表象的相似性作为表象思维的运行依据，根据表象的相似性来“判断”和“反应”。通过对一个事物（或现象）的感知，而回忆起与之在性质上或形态上接近或相似的事物（或现象）的过程。

为什么碰到一个熟人能认出来？因为关于这个人的视觉表象与原有记忆库中的某个表象相似，新旧表象一对照，正是那个人。这是由“象”到“象”的推演，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推论。一个小孩到动物园看到一只他不认识的动物，母亲指着告诉他——那叫“老虎”。这个孩子的表象库中贮藏下了这个叫“老虎”的动物的表象。以后他再看到这种动物，就会认出这是老虎，这也是新旧两种表象，经对照，相似吻合的结果。

儿童有模仿成人的习惯。这种模仿就是根据相似律进行的。我母亲是个基督徒，有祷告的习惯。常常是跪在炕上，低着头，两手下垂，同时嘴里飞快地叨念着祷告词。我的小侄女，有四五岁，常看到我母亲这样做，觉得有趣，就也学母亲的样子：跪在那，双手下垂，低下头，嘴也飞快地动了起来。她说的是什么都知道了，但因模仿得惟妙惟肖，引起大人一阵夸奖。她非常得意，常有意模仿那个样子，以再次获得表扬。

旧石器中期后，原始思维以表象思维为主。原始人在打制石器时，已懂得事先修理石核，以获得理想石片，并能普遍对石片二次加工，获得理想工具。这说明有一种思维在支配着这种操作，是渴望获得与头脑中的表象相类似的工具使然，直到能打制出带有相应的刃缘或尖头的与他的原有的工具表象相似的外在工具为止。欧洲的山洞里常能看一些原始的壁画。画面有各种动物的形象，原始人正是根据相似的原则，力争使石壁上的动物形象与他记忆中表象相似。

相似不等于相同。表象思维遵循的相似律不如抽象思维的同一律那样准确，常有模糊、错误出现。看到一个人的背影很像你的朋友，走过去一看，不是。小孩子如果没有“豹”的表象，就会常常把看到的豹的形象等同于已有的虎的表象，把两种不同动物认作一种。即使有“豹”的表象，如不能从概念上区分虎和豹，也会把两种不同的动物混淆。母亲常常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三四岁的时候，她带我去一个亲戚家，那家有个精神病，穿着黑棉袄，说话直比划，吓得我直哭，哭叫着要走。没办法，母亲背着我去另外一个亲戚家，我又哭着叫着要离开，因为那家有一个哑巴，不能说话，只能“啊、啊”地用手比划，碰巧他也穿黑棉袄。我把他们两个认作一个人，只凭外在形象、姿势，我就认为他们是同一个可怕的人。任母亲怎么劝说也没用，母亲只好饿着肚子又把我背走了。

虽然相似律不如同一律严密，但在没有概念可凭借下，仅依靠表象来运作的表象思维，就只能依靠外在的“象”的相似、相联来进行。

第二，相邻律（或相近律）。指以表象间时空上相邻、接近为表象思维运行的依据。即相邻的东西

必有某种联系。

这种思维过程主要因事物或现象在时空上的接近而由甲想到乙。月亮与星星常在一起出现。只要看到月亮，就想起星星。假如一天晚上只有月亮，没有星星出现，儿童会想，星星哪里去了呢？这正是以往的星星、月亮相邻的形象在儿童记忆中留下了相邻的表象所造成的。

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事物或现象的相邻也常会使原始人或儿童认为它们之间有必然联系。某次乌鸦叫，偶然死了一个人；再次听到鸦叫，又要死一个人。这在我们看来是荒谬的，但在原始人看来却是正常的。只要两种“象”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空间上有相邻关系，他们就会认定二者有某种必然联系。在新几内亚，假若一个土人打猎空手而归，他会想办法找到那个给他武器施巫术的人，此时如果正巧碰到邻村的一个土人，他马上就认定这就是那巫师，便会想办法杀死他。多么不可思议的“推理”？没有什么，只有“象”上的相连。

当然，在基本生产、生活领域中，相邻律的表现就客观些。旧石器中期后，世界各地的原始人陆续掌握了人工取火之术。无论是钻木取火、还是击石生火，他们的头脑中把握了这样一种相邻的表象：钻木——生火、击石——生火。渐渐地这就化为稳定的经验知识，在原始人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在有限的经验知识领域之外，却是无限广大的没能认知的神秘之域。此时原始人的自我体验、自我意识占了上风，只要他把自己所思所想投于外物，外物就具有了与他们相同的属性。他们认为这是必然的，如果要问原因，那是可笑的。他们认为这有什么可问的。其实这是表象思维的“互渗律”在起作用。

第三，互渗律。指以表象间共有对方属性作为表象思维运行的依据。即毫不相干的东西因相互渗透可能就是同一东西。其实，这是原始人和儿童的思维中，人我、物我、人兽等主客不分的一种体现，且主客互有对方的属性。

“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等……。特鲁玛伊人（巴西北部的一个部族）说他们是水生动物，波罗罗人（邻近的一个部族）自夸是金钢鹦鹉（长尾鹦鹉）”。¹

人怎么又是水生动物、鹦鹉？这对于我们难以理解，但在原始人来说，人同时可能就是他物，人的属性同时就是他物的属性。当然，这是无意识的自我中心的体现，以己度物。

当你把一个布娃娃摔在一边，儿童会很正经地抱起布娃娃，安慰它，她认为娃娃被摔疼了！如果你看到一个儿童躺在地上学狗的姿态，且学狗的样子“汪汪”叫，也不要吃惊，因为在儿童思维中，此刻他就是狗。

为什么原始人那么喜欢神话，且津津乐道地制造神话？动物、植物、无生命的器物都可以成为能量无边的值得敬仰的神！儿童特别喜欢听童话故事、看动画片。动画片里的那只猫，那只老鼠，那只狗熊在他们眼里和人有相同的情感和本性。有学者指出：原始人和儿童都是泛神论者。

在互渗律支配下，表象思维使那些不相干的表象联在一起，且赋予了它们相同的属性和力量。这不是客观因果关系的反映，但假若只停留在表象思维层次上，从“象”的角度去思考，那么“互渗律”的存在

¹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9~70页。

和发挥作用将是不可避免的。

（二）表象思维的运行过程

任何思维活动的第一步都是接收信息，而信息过程发生于物质过程和能量过程之中，以物质过程和能量过程为中介，而这种中介又表现为多种信号。各种信号刺激主体的感官，产生感知觉。当知觉的印象长留于记忆中，表象就贮藏下来了。

思维活动的第二步是加工信息，即主体对客体进行观念上的分解和组合。对表象的多种加工，即表象思维的运行过程。表象思维在相似律、相邻律、互渗律支配下，具体运行过程可分为分类、联想、想象等步骤。

第一，分类。这是表象思维运行的常用之法。众多表象累积在头脑中，没有适当的分类是不行的。这种分类是根据形象的相似和功用上的相同来进行的，而不是以种和种、种和属的关系为基础进行的分类。相似客体在头脑中形成的相似的表象经反复比照，逐步形成类化表象即合并为一类。这种类化表象就是一类事物的表象库，再有该类客体出现，就以此类客体的表象库作为“相似块”来类比、同化新表象，做出表象层次上的识别和判断。

原始人打制石器，尽量使石器的形状符合头脑中的该类石器的表象，这种力求使新形象符合旧表象的过程，就是表象思维的把新表象归于同类的旧表象过程的体现。

海豹是爱斯基摩人的主要猎获对象，但在他们思维中却没有“海豹”这个概念。各种形象是划分海豹的标准，如“晒太阳的海豹”、“浮在冰上的海豹”、“雌海豹”、“雄海豹”等。虽不能概括出抽象的“海豹”这个概念，但他们的确知道上述所说都是一类动物，这是以他们的形体、习性等相似、类比得知的。——土著印第安人看到另一人瞎了一只眼，你问他那人瞎的是哪只眼，他不会说左边或右边这类话语，但会指着与自己相同一边的眼睛说，“瞎的是这只眼睛”。这也是在表象的类比对照下完成的。

表象思维的分类，以表象的相似点为比较的出发点，相比较的是“象”而不是“理”，用旧有的表象去识别、同化新的表象，作出的也是“象”与“象”之间的判断，有或然性，取的是相似点而不是相异点，这样难以改变原有的思维模式，不利于思维的进步。

第二，联想。指由一种表象想到另一种表象，这种过程也就是形象上相似的客体通过转化为头脑中的表象而类比的过程，是类比的进一步发展，是由当前之物想起类似的不在当前之物。如看到柳絮满天飞，会联想到北方飘雪的场景，大致如下：（当前）柳絮飞——柳絮的表象——（过去）飘雪的表象。

原始人作画于岩壁上，联想到以往的狩猎场面和动物形象，为了下次狩猎成功，他们会在画面施加一些巫术式的做法。如在野兽身上画一些箭头，或在其旁边画一些人手印，以为这样动物就跑不掉了。

总而言之，联想和分类都是表象思维发展低级阶段的运行过程，同属于表象的再现，在表象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表象的改造阶段，思维的具体运行是想象。

第三，想象。想象发生于表象思维运行的高级阶段，其操作过程主要不是通过回忆而进行的，而是主体对原有表象进行分解和组合、加工和改造的过程。新创造的表象叫想象表象。

人类工具每次革新，没有大胆想象力是办不到的。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后的工具的打制过程中，原始人普遍能事先在头脑中把石核的整体表象分解成废料和成型的工具两部分，这样在实践中，才会有

意识地打掉废料，得到工具，这一过程也正是表象思维通过想象对表象进行分解，产生出前所未有的工具表象的过程。

儿童会通过想象，把太阳画出笑脸，其实这是把人的笑容想象成为太阳所有。毕加索有一次把自行车车座和把手拆下来，再组合在一起，就成了牛头的形象。这也是通过想象把头脑中的表象进行分拆与组合的体现。

在欧洲尼人遗址中，发现在一些尼人遗体旁边，常常撒有红色的铁粉，这是尼人想象到红色的铁与红色的血的关联，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生命不死，再现活力。

已故诗人海子，在其诗作《亚洲铜》中有这样诗句：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那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这里把白鸽喻为屈原的白鞋子，需极强的想象力才能把两种毫无关联的东西连在一起，当然这里也蕴含了抽象的意味。以象传意。

表象的想象过程，可以按现实原则来进行，也可以是超现实的组合。

按照现实原则来进行的表象的想象，就是人们从满足其生产和生活实践的需要出发，把原有表象提炼出来，经过系列改造，创造出符合经验知识的新的表象（预见表象），再指导实践。旧石器文化早期以粗糙的阿舍利手斧为代表，工具非常单一，这也是经验贫乏，想象力弱的体现。到了旧石器晚期，各种精细的石器出现，且功能繁多。这是在想象力加强、知识增长基础上，对工具表象进行重构的结果，那些复合工具的出现，即体现了表象思维的这一运行过程。在石斧上钻孔，安上手柄，就好用得多了，这是多种表象预先组合、重构的结果。

表象的改造和重构也可以按超现实原则来进行。这往往有情感体验的因素在起作用。

中国传统的图腾——龙，就是人们通过想象对原有表象重构的结果，是把分属不同事物的表象的重新叠加，即马头、鹿角、蛇身、鹰爪这诸多表象的组合，产生了一种本不存在的动物形象。再如传说中的美女蛇（人首蛇身），美人鱼（人首鱼身），都是在对表象进行超现实想象基础上的重构。

以上是对表象思维的运行规律、运行过程的考察，通过这种辨析，我们发现表象思维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机制。

（三）表象思维的运行机制

第一，表象思维的运行目标，是趋向于把知觉材料加工成类化表象，而不是形成抽象概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表象加工。

表象的类化过程，就是根据相似律，寻找各种表象的相似性，从而部分或整体地把握对象在“象”的层面上的共同特征，形成类化表象。在原始人的狩猎生活中，与动物打交道颇多，如果不了解动物习性，不给动物进行适当的分类，在狩猎中是难以取得好收获的。这种分类不是从抽象的角度，从种和属的从属关系来进行的，而是一种自发的根据动物的形象的类似来归类的，这是多次狩猎活动在头脑中重复的结果。当原始人在墙壁上画出一只野牛时，他画的实际是一类野牛。儿童学习，不是直接从抽象的概念内涵开始的，而是从与他们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感性形象开始。相同的感性重复出现，就会在儿童脑海中形成类化表象。如“狗有四条腿，会咬人，能汪汪叫”这些感性形象第一次出现时，儿童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大人多次指着它，并说“狗”。日后，看到了一条不同于以前看到的那条狗，儿童也能认出

这是“狗”。这是用类化表象去同化识别个别表象。单独的个别表象在表象思维中起的作用有限，多是类化表象在起作用，相当于抽象思维的基本单位——概念。

类化表象因还停留在“象”的层面上的归类，还无法真正深刻、准确地揭示事物、现象之间内在、本质、必然联系。除了一部分类化表象是符合经验常识外，其余的分类常常莫名其妙，与我们的逻辑思维相冲突。原始人或儿童可把一些毫无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并说是相同的，其实这是互渗律的体现。

“墨西哥的回乔尔人断言：玉蜀黍和鹿、希库里（一种神圣植物）是同一个东西。希库里采集得越多，则玉蜀黍收获得越多，猎获的鹿的数量即等于玉蜀黍收获的数量。¹本来在形态、性质上差距如此之大的事物，却等同视之，这种类化表象已不是“形似”，而是“神似”（当然，这是从非科学角度来看的）。这不是通过抽象得来的本质上的相同，而是在互渗律支配下，从实用的角度把这三种东西归为一类。

以上非科学、非客观的分类在儿童世界也常见。儿童在还没有分清水果和蔬菜的含义时，很容易从形态功用上把苹果和萝卜都叫“水果。”

第二，表象思维的运行模式是以感知为主，认知为辅。

文明人以抽象思维为主，以理性的知识模式来认识和改造世界。这种模式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通过知识的累积和认知模式的转变，不断地加深对未知领域的理解，以提高其实践能力。

就处于表象思维的原始人和儿童来说，因其知识经验不足，在思维运行时，更多的是求助于感知模式、感性判断。

有一点是肯定的，涉及到与生存有关的领域，起码的经验知识是要的。当一个原始人吃了某种有毒的东西，很痛苦地死了，其他原始人就不会再吃这种东西。虽然他们不知道抽象的“毒”的含义，但他们从表象层次上明白，这种东西和人的肚子疼、死亡有关。看起来，这类和生存有关的认识是绝对必要的，再有如制造复杂工具的程序，不记住是不行的。顺便要说的是原始人记忆力非常好，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中举了大量的例子，他们的记忆既准确又含有极大的情感性，充满了有关细节的东西。而今人的记忆多是要优先掌握那些以客观的和逻辑的观点来看具有优势意义的关系。

“在北美印第安人那里，……他们只要在什么地方待过一次，就可永远准确地记住它。不管多么大，多么难通行的森林，只要他们判定了方向，就能穿行过去而不致迷路。”²这种记忆，能把具体的感性印象中最微小的细节按其出现顺序准确地再现出来。一个土人只需在某条河上走一次，不需文字记载即可记住河流的大多数细节，如某个河湾、某棵树、以及某棵树上的蜜蜂。其实，“他们的记忆代替了那些在其他地方依赖于逻辑机制的运算（这无疑是很难的，但它是应当代替的）。 ”³可见记忆在表象思维的运行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也是此时把握世界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在抽象思维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代替了抽象逻辑运行的作用。因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儿童的机械记忆能力强于成人，这是因为缺乏对抽象思维的概念和关系的掌握和运用。儿童模仿成人，就是通过模仿来识记客体及对客体的操作，之后内化为表象。当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儿童也必需得掌握一定的知识经验。

有学者认为，儿童之所以会开口说话，是因为受满足需要的意志支配。只有学会开口说话，运用

1 刘文英，《漫长的历史源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页。

2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6页。

3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9页。

必要的语词，才能通过语词向成人提出要求，交流思想，满足需要。儿童吃了“糖”和“苹果”之后，觉得好吃，为了下次还能吃到它们，他必须要用心记住成人对它们的指称。虽然还不能从概念的本质角度理解它们，但却能从形象和功用的角度来领会它们。下次想吃时，他就会向成人叫出“糖”、“苹果”。这也是表象的回忆和再现的过程。

当贫乏的知识经验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对未知神秘领域种种现象难以理解时，即当感知和认知有冲突时，原始人和儿童常常求助于感知，以自我的感性体验对外界做出反应。两块同样大的泥球在儿童注视下，拉长其中一块，没有掌握“守恒”概念的儿童会说“长的变大了”，这是感知占上风的体现。捕鱼为主的原始民族及靠狩猎来获得食物的民族的一些风俗也说明了在表象思维运行中，感知模式起到很大作用。加拿大的土著在捕鱼前需进行一些他们自认为有效的仪式，这些仪式中，客观的认知成分较少，主观的感知、情感成分较多。“当男人想要去捕海龙，他就持斋，并在一个月内远避妻子。他把自己的尿盆放在门背后，老是往里撒尿，不准任何人动它。快满一个月时他就去打鹰，打死了鹰，割下它的爪子，在爪子上系一朵规定的花。然后他制作一只小巧的独木舟，舟上画着图案，这些图案在他本人或许还有他的同伴们看来是他本人在瞄准海龙。他把鹰爪紧紧地系在独木舟的顶端上，以便能更准确地瞄准和打中海龙。最后，他终于出发了，当他接近海龙时，他就对着它撒尿。这可以使它发慌，因而就会向渔人这方游过来。有时鹰爪上系一块木头，为的是使海龙在水中象浮标一样地浮着，这样就容易击中它。”¹这一系列他们自认为有效的活动，不是客观的认识，而是主观的想象。

维柯曾说：“人在无知中，就把它自己当作衡量世间的一切。”²自以为是恰恰是认知不足的体现。那无情世界的情感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的知识经验不足，把自我的情感投射到外在客体，外在客体就具有了与我们相同的属性。一块石头，一片树叶，一只小昆虫，儿童都会玩得不亦乐乎，因为它们都是他的小伙伴。如果成人还这样做就是可笑的，因为我们和儿童的思维运行机制不同。

其实，无论是经验范围内，还是范围外的思维运行，都是在有意，无意地遵从着秩序化、系统化、组织化的方向而行，因为混乱无序是人类难以忍受的。

第三，表象思维的运行结果趋向于组织化和有序化。

在相似律、相邻律和互渗律的支配下，表象思维中的各种类化表象形成了，这些类化表象又在各种需要的驱使下趋向于形成有序化的表象系统。抽象思维的语词概念系统是从一般与个别，种和属的对立统一而形成。而表象思维的表象系统，是根据知识经验和自我感知体验对类化表象，即“相似块”进行整合。这样形成的系统中的各要素不一定有客观上种属关系。

抽象思维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要求一种以最好的方式在科学、哲学等学科中实现系统的统一、有序。原始人和儿童在表象思维阶段对此不可能有自觉的意识，但其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却对系统化、组织化、有序化等有一种内在的需求，这种内在的需要推动了表象思维的系统化。一堆积木散在儿童面前，儿童会很自然地把这些积木按一定次序摆起来。这是思维有序化要求的一种自然体现。

表象思维的系统化、组织化等，实际上还是“象”的一种类化。一些散乱的“象”是不利于表象思维的操作运行的。为了生产、生活的方便，原始人很早就懂得将动物、植物的表象划为不同的类，以采取不

1 列维-希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1页。

2 转引自刘文英《漫长的历史源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2页。

同的方式，分别对待。原始农业依赖于对各种植物的分类；原始畜牧业则依赖于对各种动物的分类。这一思维过程的组织化、有序化的认知成分较多。而有时表象思维的组织化和有序化的感知成分则较多。

以上，分别考察了表象思维的运行规律、运行过程和运行机制。其中表象思维有太多不同于动作思维、抽象思维之处，下面就阐释一下三者的区别与联系，以更好地认清表象思维的特点。

三、表象思维与动作思维、抽象思维的区别和联系

（一）三者区别

第一，凭借手段不同。

表象思维的运行媒介是外在客体观念上的类似物——表象；动作思维的运行凭借是须臾不可分的外物及对外物的操作和感知；抽象思维则是靠语词概念系统来界定客体的内涵和外延，以展开判断和推理，在这里，概念是抽象思维运行的凭借。

第二，发生时段不同。

在文明时代和成人生活中，三者是相辅相成、共起作用，但会有侧重。从发生学角度看，这三种思维的形成和起主导作用的时段不同。在种系发生上，动作思维处于公元前300万年~公元前20万年左右；表象思维处于公元前20万年~公元前3000年左右（即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中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初期）；文明时代以抽象思维为主。从个体发生角度看：出生~2岁左右，动作思维为主；2~7岁左右，表象思维为主；8~11、12岁左右，表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并存；此后抽象思维渐居主导。

第三，三者运行过程及把握世界的程度不同。

动作思维依赖对物体的动作和操作而展开，它严重地依赖于直接的操作，操作一停止，思维即停止，是外在的动作引发了思维的运行。这种思维因受限于直接具体的物体和动作，对世界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极低，思维的运行还不能独立于动作而先行。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工具只有一次性的粗糙加工说明了这一点。

表象思维是在相似律、相邻律、互渗律支配下，通过对表象进行的识记、再现（类比、联想）、创造（想象、重构）等加工来进行的，可脱离对当前外物和动作的直接依赖，能独立地对头脑中的表象进行观念层次上的加工。需一定的信号物（象征物）、信号性功能出现，能用象征性的客体（物、动作等）来传达表象的运行，这是对以前接受的知觉刺激的一种再现和再造。但因其动作离不开具体的表象，思维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虽有一定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随着人类生产和生活实践的重复性出现，同类表象的一再累积，使表象由个别走向类化。这里有经验知识成分和自我意识成分共同在起作用，但还是孕育了抽象思维的萌芽。

抽象思维凭借对概念的运用，进行判断和推理，这是对信号物符号化、一般化处理的结果。人类思维彻底摆脱对外在客体的直接依赖，能够间接和概括地从概念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在现实中，一般与个别、形式和内容、本质和现象是不可分离的，但在抽象思维中却可以使双方分离开来，直接从一般、形式、本质的层次上来运行操作。

（二）三者联系

第一，从发生阶段看，动作思维、表象思维、抽象思维三者前后相继，后者总是在吸收了前者的成果的基础上转化而来。动作思维后期，动作越来越内化为动作表象，外物的表象在大脑中累积也越来越

多，这使个体能更加有意识地加工外物。当以信号性的象征物来摹仿客体时，说明思维已能从动作中分离出来，且可以先于动作而进行观念上的预演，表象思维也就代替了动作思维，成为主导。在表象思维的类化表象形成、运行过程中，也就蕴育了抽象思维的萌芽。表象的组织化和有序化，使符号能逐步代替信号性的象征物，并能独立地进行概念符号上的运行，这样，抽象思维就取代了表象思维，占据历史舞台。

第二，在文明时代、成人社会，动作思维、表象思维、抽象思维三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不可能仅有一种独立的思维形式在运作，虽然此时抽象思维起最主要作用，但常常是三者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就具体不同领域而言，往往是一种思维形式起主导作用，其他思维形式起辅助作用。如舞蹈家、文学家、哲学家就各以动作思维、表象思维、抽象思维为主。但即使是以表象思维为主导的文学家也需抽象思维的指导和动作思维的补充。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同时也就是其本质的形成和展开的过程。对于表象思维的发生学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它的本质。下面的两部分就是分别从表象思维的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角度来考察的。

四、表象思维的种系发生

人类诞生约300万年，文明史不过5000年左右，此前即漫长的原始时代。据现存的考古资料和一些学者的观点来看，原始思维可依次分为三个阶段：（1）动作思维阶段：约公元前300万年至公元前20万年左右，即旧石器时代早期。（2）表象思维阶段：约公元前20万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属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及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初期。（3）表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二者并存阶段，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

研究表象思维在原始时代的发生、发展，可谓难度极大，因年代久远，又无文字记载，只能通过考古之物来还原当时状况，进行科学推测，并结合当今一些原始部落的文化状况来进行。本部分主要从对原始生产工具、原始宗教、原始艺术的研究入手，以揭示表象思维的发生、发展过程。

（一）表象思维在原始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中的体现

人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工具的产生，没有人类的思维介入是不可想象的。跨度约280万年的旧石器早期，猿人的思维以动作思维为主。人类在打制石器工具时，除了极少数的混沌的表象在思维中起作用外，主要是依赖与外物接触的直接的動作。这种思维离不开当前的具体动作，离开动作，思维即停止，头脑中那少数的表象将不再起作用。显然，这个过程中，表象不能独立地控制人的实践，只有在外在刺激下，头脑中的表象才能被动地参与思维过程。打制工具的预先的观念程序，还没有在头脑中形成。

皮亚杰指出：认识产生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他看到了动作这种中介对认识和思维的作用，这是对的。随着活动的重复化及定型化，那些动作表象、外物表象等逐步在头脑中固定下来，并能在实践活动之先，通过对表象的操作实现观念上的预演，这样，思维就能从动作中分离出来，并能对之起指导作用。表象思维也就代替了动作思维成为主导。从考古学来看，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及中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的思维以表象思维为主，伴有动作思维，并逐渐孕育抽象思维萌芽，时间跨度约20万年。下面就以考古学的时段划分来揭示表象思维的发生、发展。

1. 旧石器中期（约公元前30万年至公元前5万年左右）

考古学上，把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人叫早期智人或古人，把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

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叫晚期智人或新人。

旧石器中期，古人的脑的结构和机能得到迅速发展和完善，脑容量已接近现代人。此时的工具虽然仍是以打制的石器为主，但工具的制造程序要比先前复杂得多，工具的形状、功能大大高于此前。

古人已懂得事先对石核进行一定修理，并能普遍对修理过的石核上打下的石片进行第二次加工，使其更加尖锐、锋利。这个活动过程是在头脑中表象思维的支配下完成的。裴文中指出，“较古远的史前人类，所用之石器，比较简单而无定型，故多不修理石核，任意打之，打出许多石片，然后再由其中选择适用者。但至旧石器时代中期，则石核概先加修理，然后打片，以求获得良好效果。”¹在行动之先已懂得思考，从形象上去思考，显然，这与动作思维不能预先思考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表象取代动作充当思维的基本单位，除了一些象征性功能出现，即表象可以再现外，还要求预见性表象的出现，这样才能真正地预测和指导行动。

马克思曾经说过，“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方式和方法，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²

马克思的表述适合于说明古人制造工具的程序及思维的运行。旧石器早期的猿人多是用从石核上打出的有尖头或刃缘的石片作工具，而且此时的石片工具，很少经过二次加工，猿人基本上不对石核进行事先修理，这样就难以控制所得石片的形状，工具不好用。这也说明猿人头脑中表象的贫乏、运用和加工表象的能力低下，预见性表象还未出现，思维还不能控制行动的进程。但随着活动的重复化、工具的定型化，越来越多的表象贮藏在主体头脑中，且趋于有序化，在活动之前古人已会有意识地思考了，并且在头脑中有了操作的具体程序及操作结果。正是这种表象思维促使了此时工具的制造。古人头脑中的表象由原来的石核表象——石片的表象，转变为当下的，石核表象——改造的石核表象——石片表象——二次加工的石片表象。这种有序的表象运行，能对外在操作发出有序、有效的指令，使“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与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存在的劳动者的表象相符合。

“古人所使用的劳动工具，已经比猿人进步多了。在欧洲尼人所使用的劳动工具，大部分是火石制成的；在中国的河套人，则是使用石英岩制成的工具。然而劳动工具的形状和类，二者都是一致的，其最主要者则是尖状工具（割切器）和割削器。这在考古学上，是叫做莫斯特式的石器，亦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石器。”³相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却能产生那么近似的工具，这说明了人类思维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古人是以德国的尼安德特人（尼人）最有代表性，此时工具多是尖状器、切割器、刮削器。火石在欧洲分布甚多，产于石灰岩中，多为结核形，板状者较少，但是火石在中国分布却甚少，结核形亦少，故中国河套人多用石英岩代之。但二者皆是性硬质韧，打击不易碎裂，易制工具和使用，是制造石器的理想选材。从这些石材的选择和加工来看，这也正是头脑中表象的识别、分类、想象、分拆、重构

1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3 杨堃，《原始社会发展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7页。

的过程的物化体现。

2. 旧石器晚期（约公元前5万年至公元前1万年）

此时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体现在复合工具的出现、间接打制技术的应用及制造工具时钻孔和研磨工艺的发明。

间接打制技术主要指把一根带尖头的木棒或骨棒的尖端抵在石核上，用石锤打击另一端，这就可打出一片细长的石片，叫“石叶”，这类似于今天采石场用铁钎抵住石头，另一头用大锤打击的作业方式。另有一种类似的间接打制法，“即用一较长之木棍或角制之长棒，一端置于胸前，他端压于石片之刃上，工作时，上身向前俯压木棍，则可将石片之刃做出甚完善的第二步工作。”¹。这种间接法用身胸之力，稳准且力大，打出的石器更适用。北美印第安人多用此法造石器。用此种方法打出的石叶，散见于欧洲奥瑞纳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及中国的山西峙峪、周口店山顶洞遗址等。

间接打制技术的出现，表明此时新人（晚期智人）的思维中出现了中介性的表象，即在加工对象之先，在新人的头脑中，在工具表象和对象表象之间增添了一种新成分——中介工具表象，且能想象得到这种中介物所起的作用，这已不光是表象的再认、再生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新的系统化的传导性思维出现。

除了间接打击制技术之外，此时还出现了能对工具进行修整、完善的研磨和钻孔技术。把石片放在磨石上研磨会使其刃缘更锋利，利于切割、刮削；使尖头更利，利于穿刺、钻孔。（须声明的是，这时石器制造仍以打制为主，研磨为辅，这不同于新石器时代以研磨做为主要的加工法）。一些动物的骨、角经过研磨后，成为新型工具，如骨质的鱼叉、鱼钩等，这促进了渔业的发展。

在石器、骨器、角器等上面钻孔，这时也开始采用。钻孔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制造复合工具。如在石斧上钻孔，就可穿上根木棒作手柄，用起来更方便；在骨器上钻孔，可安上木柄作鱼叉等。这些复合工具的出现，是表象思维中表象的分拆、组合、想象、重建的体现，说明人类综合思维能力的提高。在山顶洞遗址曾发现磨制的锋利骨针，后有残孔。据此，有的学者推论“山顶洞人已用兽皮来缝制衣服。”²另外，山顶洞遗址还发现一些带孔的小石珠、小砾石、蛤壳等，这些孔是人工钻出的，显然是为了作装饰品用，往往是穿起来戴在脖子上。这也透露出对美的体验和追求。

3. 中石器时代（约从公元前1万年左右开始，各地持续时间长短不同，截止时间约公元前6000年左右）

此时人类经济活动还是以狩猎为主，生产技术的进步体现在：细石器大量出现，复合工具的普遍化，真正的磨制石器较少，陶器已初露端倪。

细石器的制作程序如下：“先对细石核的台面进行细致的修整，修整过的细石核有船底形、楔形、圆柱形和圆锥形等；再用间接打制法、打出各种形状的细石片；对细石片还要进行精细的加工；最后制成箭头、刀片、锥尖、枪头和鱼叉、鱼钩等。”³

这一时期，在工具领域有一项重大发明，即弓箭的发明。只有单纯的表象再现是完成不了这项发明

1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

2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

3 刘文英《漫长的历史源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页。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